

列 寧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第 四 分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馬克思致庫格曼书信集

俄譯本序言

現在我們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周刊新时代上发表的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书信，全部汇集起来印成单行本发行，是想使俄国讀者大众能更切近地認識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馬克思在通信中間，关于他自己私人的事情讲得很多，原是理所当然的。这对于一个写傳記的人是异常宝贵的材料。但对于一般讀者大众，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階級說来，这些书信內含有理論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我們这里現今所处的革命时代，特別必須細心研究那些表明馬克思直接响应工人运动和全世界政治所有一切問題的材料。新时代編輯部說得完全对：“認識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底面貌，就能提高我們自己的意識”。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一九〇七年时期，更是加倍需要有这种認識，因為他們从这种認識中間可以得到許多极宝贵的指示，借以認識他們在本国所經歷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务。俄国現在正是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馬克思在頗为汹涌的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所持的政策，往往是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其在現

今俄国革命中的政策时所應該直接效法的模範。

因此，我們現在只把馬克思书信中理論上特別重要的地方簡略指出一下，同时却要把他代表无产階級所采取的那种革命政策加以較為詳細的分析。

从周密和深刻認識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于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写的一封信（見第四二及往下各頁）。馬克思在这里用反駁庸俗經濟學家的語气，把**自己**对于所謂“劳动”價值論的見解作了一个异常确切的說明。这里馬克思正是把較為缺乏准备的資本論讀者往往自然要发生，亦即庸俗的“大学教授”資產階級“科学”人物特別热心利用的那些反对馬克思價值論的意見，作了一个簡單扼要，异常明显的解剖。这里馬克思指明他究竟曾怎样說明，以及究竟应当怎样說明價值法則。他用駁斥最通常反对意見的方式教人認識他自己所运用的**方法**。他闡明了價值論这样一个（似乎是）純粹抽象理論問題和那些要求“永远巩固糊塗观念”的“統治階級利益”間的联系。我們希望，每个开始研究馬克思著作和閱讀資本論的人，在钻研資本論最初而且最難懂的那几章的时候，把我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再三閱讀一下。

书信中另外一些理論上特別重要的地方，就是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評論。当你讀到馬克思这些写得非常生动，充滿热情，表明他对一切重大思潮都异常注意考察分析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耳諦听这位天才

思想家講話一樣。除了那些順便論到狄慈根的評語而外，特別值得讀者注意的是他對蒲魯東派的評論（見第一七頁）。這裡真是把那些在社會運動高漲時期投入“到無產階級中”去，但不能領會工人階級觀點，不能刻苦認真在無產階級組織“行伍中間”進行工作的資產階級“出色”知識青年，概括描繪得唯妙唯肖了。

例如拿對於杜林的評論（見第三五頁）來說吧。這個評論好像是預示了恩格斯（同馬克思一起）在九年以後所寫的有名的反杜林一書底內容。這本書有茨德爾巴烏姆譯成的俄文本，可惜這個譯本有譯錯的地方，不僅有許多遺漏，而且簡直要不得。這裡還有對於秋連的一段評論，其中也牽涉到李嘉圖底地租論。馬克思還在當時，即還在一八六八年的時候，就堅決駁斥了“李嘉圖底錯誤”，而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中則已把這些錯誤徹底駁倒了，但這些錯誤至今還被那些修正主義者——從我國絕頂資產階級的，甚至“黑幫派的”布尔加科夫先生起，至“幾乎是正統派的”馬斯洛夫止——重複着。

對於畢希奈爾的評論也非常值得注意，其中給了庸俗唯物主義以及從蘭格（他的作品是“大學教授派”資產階級哲學通常援引的！）那裡抄來的“肤淺的空談”一個估計（見第四八頁）。

現在我們就要說到馬克思底革命政策。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居然盛行着一種對馬克思主義所持的市儈

性的观念，以为革命时期及其特別的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底特殊任务，几乎是反常的现象，而认为“宪制”和“极端反对派态度”是正常的现象。现在世界上无论那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俄国所发生的这样深刻的革命危机，同时无论那一个国家也没有对革命持这样一种怀疑和庸俗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鄙弃和俗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这里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一事实中作出简陋的结论，说资产阶级是革命底**推动力**，说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所负的是辅助而非独立的任务，说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马克思在他致库格曼的信中，是怎样明显地揭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这种简易见解呀！就拿他于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所写的一封信来说吧。马克思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那部主要著作。他对于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还在他写这封信十四年以前就已给了一个彻底的估计。他在一八四八年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很快就会到来的那些社会主义幻想，早在一八五〇年间就由他自己推翻了。他于一八六六年间开始看见有新的政治危机生长起来的时候就写道：

“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资产者而言）到底懂不懂得，若不发生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皇朝的革命，那末结果又会要弄到三十年战争那样的地步呢”……（见第一三至一四页）。

这里絲毫也沒有幻想当前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生，而不是像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层发生）会把資產階級和資本主义鏟除。这里十分明白确切地指明，这个革命只会鏟除普奧两邦君主制度。同时他又是怎样相信这个資產階級革命啊！这位无產階級战士了解到資產階級革命对于社会主义运动进展有偉大意义的时候又是充滿着怎样强烈的革命热忱呀！

經過三年以后，即在拿破侖帝国崩潰前夜，馬克思指出当时法国发生着“饒有趣味的”社会运动，而簡直欢喜欲狂地說道，“巴黎人又在潜心研究他們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經驗，借以准备去作当前新的革命斗争了”。馬克思描写了这样研究已往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階級斗争的事实以后，就作出結論說（見第五六頁）：“神通广大的历史鍋炉全部沸騰起来了！我們那里（德国）什么时候才会达到这个地步呢！”

这才是俄国患着怀疑主义衰弱症，学究主义盲目病，爱讲懺悔話，不能挨受革命苦楚，梦想埋葬革命如过盛大节日，渴望用宪制玩意代替革命的那些知識分子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向馬克思学习学习的地方。他們万分需要向无產階級底这位理論家和領袖学习学习深信革命的精神，学习号召工人階級去彻底坚持其所負直接革命任务的本領，学习决不因革命暫遭挫折而灰心丧气的那种坚忍不拔精神。

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迂儒以為這全是道義空談，浪漫習氣和缺乏現實主義精神！不，先生們，這是革命理論和革命政策的結合，馬克思主義不把這兩種東西結合起來，就會變成布連坦諾主義，司徒盧威主義，桑巴德主義。馬克思學說把階級鬥爭底理論和實踐結合成為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因此，誰把冷靜觀察客觀情勢的理論曲解為辯護現狀，以至於急想利用每次革命暫時低落去遷就現狀，趕快拋棄“革命幻想”而去進行“現實主義的”小氣事情，那他就不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靜的，如他所形容的“富有田園風味的”，或（如新時代雜誌編者所說的）“極沉悶的”時期，也能够覺察到革命將臨的氣息，而把無產階級提到了解其所負先進革命任務的高度。我們俄國那些用庸俗態度簡化馬克思學說的知識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時期向無產階級傳授一種消極主義，“隨波逐流”，暗中幫助時髦自由主義黨內最不穩定分子的政策！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書信中最出色的一段，就是他對公社的估計。拿這種估計來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右翼所用的手段對照一下，是很有益處的。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事件以後，用毫無氣節的口吻叫喊過：“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而這個普列漢諾夫却居然自比于馬克思，說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也曾設法阻止革命哩。

對的，馬克思也曾設法阻止這次革命。但請看看，普

列汉諾夫所作的这种比拟，該是表明普列汉諾夫和馬克思相差得多远呵。

普列汉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的时候，即在俄国革命浪潮达到頂点一个月以前的时候，不但沒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階級，反而公开說必須**学会运用武器并实行武装起来**。而經過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經爆发过了的时候，普列汉諾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底意义，这次斗争在事变总进程中的作用，这次斗争与先前斗争形式的联系，便馬上扮作悔过的知識分子說道：“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一八七〇年九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說实行起义就会是一种**狂妄举动**。他**事前**揭露了妄以为可能有与一七九二年相同的运动发生的民族主义妄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說過“不需要动用武器”。

当他在九月間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已于一八七一年三月开始实现起来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好像普列汉諾夫利用十二月事变那样）来专门“伤害”过自己的敌人，即那些領導了公社的蒲魯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呢？他是否好像一位女学教师那样咕嚕着什么“我曾經讲过，我曾經警告过你們，而現在你們看，你們用这种浪漫举动，用你們这种革命幻想弄出怎样的乱子来了呀”呢？他是否也像

普列汉诺夫用自滿自足的庸人态度教訓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一說法来訓誡过公社社員呢？

不。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給庫格曼写了一封**表示欢欣**的信，——我們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俄国識字工人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銘。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把起义叫做狂妄举动，而他在一八七一年四月看見广大民众运动兴起时，却又以亲身参加偉大事变，亲身参加这表明全世界历史上革命运动一大进步的事变者的态度，来对这个运动表示莫大的注意。

这——他当时說——是要打破官僚軍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簡簡單單把它从一手轉交到另一手。他极端贊美蒲魯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雄**”工人。“你看这些巴黎人，——他当时写道，——显出了多大的灵活性，多大的历史首創精神，多大的自我牺牲的本事啊！”（見第八八頁）……“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英勇奋斗的实例”。

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群众底**历史首創精神**。要是我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向馬克思領教来估計俄国工农群众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和十二月所表現的**历史首創精神**，那就很好了！

早在事变半年前就預察到事变必遭失敗的一位极深刻思想家崇拜群众**历史首創精神**的态度，与所謂“本来是

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一毫无生气毫无心肝的迂腐說法相比，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么？

馬克思当时被迫亡命倫敦，但他却本着他那种热烈精神感应这一群众斗争，同时他就以这一斗争**参加者**資格来批評那些“发狂般勇敢的”，“决意实行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現今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大罵什么革命浪漫举动的“现实主义”聪明才子們，在当时該会怎样譏笑馬克思啊！他們看見这位**唯物主义者，经济学家**和空想之敌崇拜冲天“尝试”的时候，該会怎样加以嘲笑啊！那些囊中人²⁷該会用怎样表示鄙薄或伤感的神情来評論什么暴动傾向和空想主义等等，来評論这样估計冲天运动的言論呵！

但馬克思絲毫沒有像怪聪明的小魚²⁸那样害怕討論革命斗争高級形式底**技术問題**。他正是討論到起义底**技术問題**。是防守，还是进攻呢？——他当时好像是看見軍事行动在倫敦附近发生似的写道。于是他自己解答說：一定要实行进攻，“**本来是需要立刻向凡尔賽实行进攻的**”……

这是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即是在大流血的五月几星期以前写的哩……

当起义群众已开始了“狂妄”（此語是在一八七〇年九月說的）冲天举动的时候，“**本来是需要立刻向凡尔賽实行进攻的**”。

当群众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必須用武力抵抗敌人初次企图夺去已經爭得的自由的时候，“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是啊，普列汉諾夫自比于馬克思，是不为无因的呀！

“第二个錯誤”，——馬克思繼續批評**技术**錯誤时写道，——就是“中央委员会”（請注意，这是**軍事指揮机关**，即指国民近卫軍中央而言）“把自己的职权卸得太早了……”

馬克思知道应如何警告**首領們**不要实行过早的起义。但他对于实行冲天的**无产階級**却是用实际忠告人的資格，用群众**斗争**参加者的态度来看待，因为这些群众不顾布朗基和蒲魯东两人底荒謬理論和錯誤，終究把**全部**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不管怎样，——他当时写道，——巴黎起义，即令它会被旧社会中的豺狼，瘟猪和下賤走狗們鎮压下去，也还是我党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功业”。

馬克思虽沒有向无产階級隱諱公社所犯的**任何一种**錯誤，但他为这一**功业**所写的一部著作，至今都是“冲天”斗争中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急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草人。

普列汉諾夫为十二月事变所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底聖經。

是啊，普列汉諾夫自比于馬克思，是不为无因的呀！

庫格曼当时写給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了一

种怀疑意見，认为事情完全无望，說必須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去与巴黎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和平示威比較了的。

馬克思立刻(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就給了庫格曼一个严厉的駁复。

“如果——他写道——斗争只是在有极順利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举行，那末創造世界历史的事情当然就会是件很方便的事情了”。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把起义叫做狂妄举动。但当群众已經起义了的时候，馬克思就願意同他們一起行进，同他們一起在斗争进程中学习，而不是向他們作奉行公事式的訓誡。他懂得，誰想事先**十分确切**計算到胜利机会，誰就是有意欺騙，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药。他**最重視**的是工人阶级英勇果敢和积极**創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馬克思观察这个历史，是从实行**創造**历史，但无法事先**准确无誤地**計算到胜利机会的那些人們底观点出发，而不是从瞎說“本来容易預察到……本来是不需要动用……”等等的庸俗知識分子底观点出发的。

同时，馬克思又善于重視历史上常有的情形，即群众甚至为着沒有胜利希望的事业拚命斗争，也是为繼續教育这些群众，为准备这些群众去作**下次斗争所必需**的。

我們現今那些喜欢胡乱引证馬克思言論，只願仿效

他估計已往而不願仿效他創造未來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却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不懂得这样一种問題提法。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事變後開始實行“阻止”事變的任務時，根本就沒有想想這種問題提法……

但馬克思正是提出了這個問題，同時絲毫也沒忘記自己在一八七〇年九月認為起義是種狂妄舉動的事實。

“資產階級的凡爾賽騙徒們——他寫道——向巴黎人提出了二中取一的問題：或是實行迎戰，或是不戰而降。工人階級在後一場合陷於頹唐，就會比無論怎樣多的首領遭到犧牲更厲害得多的不幸”。

我們對於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中所授給我們的真正無產階級政策教訓的概述，就以此結束。

俄國工人階級已一度證明，並且還會屢次證明它有“沖天”的本領的。

寫於一九〇七年二月。

伯克尔、狄慈根、恩格斯、 馬克思等人致左尔格等人 书信集俄譯本序言

把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伯克尔及前世紀国际工人运动其他領袖底这部通信集介紹給俄国讀者，实为我国先进馬克思主义文献所必需的一种补充。

現在我們不来詳細說明这些书信对于社会主义史以及对于各方面闡明馬恩活动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无须說明的。我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为要了解这些书信，必須把論述国际史的各种基本著作（請看易克所著国际一书，有智識书局出版的俄譯本），以及論述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各种基本著作（請看梅林格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黑尔克維特所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等等閱讀一下。

同时，我們也不打算把这些书信內容作个概括的叙述，也不打算把这些书信所关連的各个历史时期作一估計。梅林格在他所写的“Der Sorgesche Briefwechsel”（“Neue Zeit”，25. Jahrg., Nr. 1 und 2）^①一文中，已把这

^① 致左尔格书信集。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第一第二两期。——譯者。

件事情很好地执行了，出版人大概会把这篇論文附录在本书譯本后面，或印成俄文单行本发行。

斗争的无产阶级从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差不多三十年(一八六七至一八九五年)时期內活动的私人交际方面所应得出的那些教訓，是俄国社会主义者在現今革命时代必須特別注意的。所以，在我国社会民主主义刊物上，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左尔格书信介紹給讀者的初次嘗試，正是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上的“緊急”問題发生时进行的(例如普列汉諾夫出版的現代生活，孟什維克出版的回声)。現在我們要請讀者注意的，也就是对于本书信集里那些从俄国工人党現今任务方面来看特別重要言論的估計。

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其书信中最常論及的，是英美两国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迫切問題。这是当然的，因为他們是德国人，当时居住在英国，并且是与他們那位住在美国的同志通信。馬克思在其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庫格曼的书信中^①最常論及而且讲得更詳細的，却是法国工人运动問題，特別是巴黎公社問題。

把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論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論，同他們論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論比照一下，是很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德国(一方面)和英美两国(另一方面)在資本主

^① 参看馬克思致庫格曼博士书信集，俄譯本是由尼·列宁負責校訂并由他作序。一九〇七年圣彼得堡版(参看本书第一九七至二〇八頁。——譯者)。

义发展上所处的阶段不同，以及双方资产阶级在各該国家內全部政治生活中的阶级統治形式不同的事实，便可知道这种比照有特別重大的意义。从科学观点上来看，我們在这里可以看見正确运用唯物主义辯证法的标本，善于針对着具体政治經濟条件的特点，把問題各种不同的方面分別提到首要地位，并将其着重指明出来的本領。从工人党底实践政治和策略观点上看，我們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作者針对着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无产阶级斗争任务的标本。

論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严厉地批評了它与工人运动的隔离。馬克思和恩格斯評論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和美国社会党人的許多言論，都是指斥他們把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和“死硬的(starre)正統思想”，說他們把馬克思主义看成信条而不是看成**行动底指南**，說他們不能适应在他們周圍发生的，理論上虽很軟弱，然而生动有力的群众工人运动。“如果我們在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三年时期始終只是想同公开以拥护我們綱領者自命的那些人携手行进，——恩格斯在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信里感叹說道，——那末我們現在所处的地位又会怎样呢？”。在前此一封信里(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格斯論到亨利乔治思想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問題时写道：

“目前，一两百万工人在十一月投票拥护真正（“bona fide”）工人政党，要比十来万人投票拥护理論上无可非难的綱領重要得多”。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言論。而我們这里却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赶忙利用这段言論来辯护“工人代表大会”，或辯护拉林所謂“广大工人政党”²⁹一类的主張。我們要問問这种急于“利用”恩格斯言論的人，为什么你們不用这一段話去辯护“左派联盟”呢？被引证的几封信，是在美国工人投票选举亨利乔治的那个时期写的。維什涅維茨卡婭女士——她是嫁給俄国人的一位美国女子，翻譯过恩格斯底作品——当时請求（这可以从恩格斯給她的回信中看出）把亨利乔治痛快地批評一頓。恩格斯回答說（見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信），这样动作的时机**还没来到**，不如让工人政党根据不完全純粹的綱領开始形成起来。然后，工人自己会了解真情实况，“会从本身錯誤中获得教訓”。“妨碍——不管是根据什么綱領——工人党在全国範圍內团結起来，那就会是个很大的錯誤”。

至于亨利乔治底思想从**社会主义**观点上看根本荒謬**反动**这点，恩格斯早就非常明白而且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了。在致左尔格的书信集中，有馬克思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日所写的一封极其值得玩味的信，他在这里把亨利乔治估計为**急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亨利乔治在理論上